

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分析与应对策略

董盈盈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作为“网生一代”的“95后”、“00后”大学生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社群生存新样态。调查发现,他们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度和依存度高,信息获取和社会交往需求显著,但在网络社群中的活跃性也表现出一定的限度。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场域“缺位”、主体“式微”、话语“失声”的现实挑战。高校要探索推进阵地建设、内容建设和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社群嵌入力、传播力和保障力。

[关键词] 大学生 网络社群 生存样态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2-0081-05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9.02.014

网络社群是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或重塑,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结群需求在网络社会的实现,进一步突破了现实时空和血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要素的限制,为个体基于某种共同的兴趣、共识、认同实现聚集和交往提供了便利。作为“网生一代”的“95后”、“00后”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塑和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他们有意愿、有能力也更易于借助互联网技术在网络空间实现结群,社交网络应用的迭代更新在为其结群行为提供技术助力和平台载体的同时,也推动着网络社群形态和大学生在网络社群中的生存样态逐步走向多样化。但不容忽视的是,因结群技术门槛低、自由度高、社群成员来源多样且异质性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等特点,网络社群也极易成为海量信息的集散地、多元观念的交汇地和网络舆情的发酵地。

为了解目前大学生的网络社群生存样态和行为表征,探索合理引导大学生网络结群行为的策略,笔者在上海10所公办高校的本科生中进行问卷调查,涉及教育部直属高校、市属高校等类型,涵盖综合类、师范类、财经类、理工类、政法类等类别,覆盖大一到大四年级和文学、理学、工学、法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共发放网络问卷18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84份,有效回收率为99.1%。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的实证调查

调研问卷的编制旨在通过对受访大学生网络社群行为及其偏好的调查,了解当前大学生的网络社群生存样态。问卷主要从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度和依存度、在网络社群中的活跃度、喜欢的网络社群互动模式、加入网络社群的意愿及原因、在群里不活跃甚至想退群的原因等维度切入进行题目设计。问卷中还将受访大学生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和专业所属学科类别、年级、网龄等设为控制变量,与其网络结群意愿和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发现更为多样的生存样态及其形成原因。

1. 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度和依存度高

调研发现,受访大学生的平均网龄为9.39年,“亲互联网”特质明显。他们日常关注和使用网络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02)。

社群的日均时长达到4小时,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 该时长与受访大学生的“网龄”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0.127)。当问及每天用在网络社群上的时间约占其日均上网总时间的比例时, 有累计超过半数(51.3%)的大学生表示, 关注和使用网络社群的日均时长达到了日均上网总时长的40%以上, 还有29.8%的大学生关注和使用网络社群的日均时长在日均上网总时长中的占比为21%~40%。从关注和使用的时间维度来看, 受访大学生对网络社群表现出较高的依存度。而当问及对其所在网络社群的实际关注程度时, 多数大学生也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 “非常关注”、“比较关注”的比例共计达到60.4%。

2. 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社群获取信息和人际交往需求显著

关于大学生目前加入最多的网络社群的类型, 调研结果显示, 有92.1%的大学生表示加入最多的网络社群类型是“沟通交流类, 如QQ群、微信群等”, 其次是“信息分享类, 如微博、贴吧等”(63.3%), 再次是“购物消费类, 如淘宝群聊、小米社区等”(22.1%)。“生活服务类, 如大众点评社区等”(17.7%)、“学习类, 如网易云课堂、逻辑思维等”(16.6%)、“休闲娱乐类, 如明星/网红粉丝群、网游、直播等”(15.4%)、“兴趣爱好类, 如豆瓣小组、QQ兴趣部落等”(14.4%)。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对目前大学生加入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发现, 就读学校类型、性别等因素对受访大学生所偏好的网络社群类型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就读“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偏好“信息分享类”网络社群的可能性比其他高校的受访大学生更大($p < 0.01$); 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偏好“信息分享类”、“购物消费类”网络社群的可能性更大($p < 0.01$)。从大学生对“最需要的三种网络社群类型”的选择来看, 信息获取和交往需求也是较为明显的影响因素。64.1%的学生将“沟通交流类”网络社群作为首选, 45.5%的学生将“信息分享类”网络社群作为第二选择, 分别有23.8%、18.7%、15.1%的学生选择“学习类”、“兴趣爱好类”、“生活服务类”网络社群, 需要程度排在第三位次。

可见, 大学生在选择加入网络社群时呈现出类

型多样化、与个人日常学习生活紧密融合等特点, 特别是满足自身在网络空间的信息获取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从受访大学生对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使用情况也可以发现他们对网络社群所依托的网络媒介应用的使用偏好, QQ、微信、微博是目前大学生使用较多的网络社群平台应用。换言之, 以QQ、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和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功能的迭代更新吸引并留存了相当数量规模的大学生用户, 基于这些平台应用组建起来的网络社群也会发展得更加迅速。

3. 大学生在网络社群中活跃有度

调研发现, 大学生在网络社群中活跃有度, 选择“非常活跃”和“比较活跃”的不到三成, 即除了主动建群以外, 多数大学生在加入某个网络社群后是以非主导性质的成员身份存在的, 默默关注群内信息和动态是他们的主要行为表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 也反映了网络社群作为人与人在网络空间结成的一种关系群体, 与在现实空间中的社群类似, 都会有一定的群体结构, 每个成员在网络群体中会自然形成相应的成员身份, 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 扮演一定的社群角色, 或活跃、或沉默, 或主导、或跟随, 相互形成或紧密、或松散的成员关系, 进而形塑了其所在网络社群的整体风格和氛围。

影响社群成员在网络社群中活跃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网络社群的成员数量规模、成员构成、社群类型等。调研发现, 信息获取和人际交往需求能否得以满足及其满足程度, 不仅是影响大学生选择和加入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重要依据, 也是影响他们在网络社群中活跃程度和行为表现的关键因素。78.8%的大学生表示“能获得有价值的资讯和知识技能”是其加入并留在某个网络社群中的主要原因, 61.1%的大学生表示主要是因为“有认识的人在群里”才会加入并留在某个网络社群。此外, “能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能扩大社交圈”、“有需求或困难能在群里得到支持帮助”、“群内交流互动多, 氛围轻松自由”也是大学生加入并留在某个网络社群的重要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社群的形成发展本质上是人们出于满足自身在网

络空间中的信息获取需求、人际交往需求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调研还发现,有高达80.2%的大学生表示最喜欢的网络社群互动模式是围绕信息分享进行的,即“群主或群成员分享有价值的信息、资讯和资源”。他们对网络社群中的成员交往关系也表现出较高的期待,分别有67.4%、64.7%的大学生表示喜欢“群成员互相提供帮助、解决问题”、“群成员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交流讨论”等网络互动模式。“群里信息杂乱,常有广告推销、虚假谣言、过激言论等”、“群组不断扩大,群成员鱼龙混杂”、“群内互动交流少,氛围沉闷”是影响大学生在网络社群中的活跃程度及其是否继续留在该社群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可见,有效的信息获取和良好的成员交往是网络社群保持“热度”特别是对社群成员的“黏度”的关键所在,网络社群中所交流传播的信息及社群成员间的交往互动状况对活跃度不高的成员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影响

随着网络媒介应用的技术升级和功能拓展,网络社群所承载的功能不断拓展,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和依存程度越来越高,在网络社群中表现出源于现实又有别于现实生活的行为方式。网络社群在全面渗透和融入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日渐成为大学生进行思想连线和交流交锋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其思想行为的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网络育人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缺位”

从大学生使用较多的网络社群的类型来看,一方面是在现实空间所结成的各种社会群体向网络空间的延伸,其中不乏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网络社群,如家人群、老乡群、校友群、班级或年级同学群、学生组织群等;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利益需求或任务聚合组成的网络群

组。无论是从现实向网络的延伸,还是直接在网络空间中生成的网络社群,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之上,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较强的相对封闭性和排他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如果被区隔在大学生网络社群的闭环场域外,势必难以知晓和掌握该社群内的动态、大学生在社群里互动交流讨论的内容、个体和群体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等,也难以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加之目前不少大学生都会基于自身多样化的需求,自行组建或加入规模、类型、性质、内容各异的网络社群,一人身处多个网络社群已成为常态,大学生所处网络社群的多样化、动态化也会给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带来难度。此外,网络社群的蓬勃发展和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依赖也会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场域在一定程度受到“挤压”。

2. 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引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式微”

互联网作为一种“赋权”的媒介技术或环境,其革命性意义体现在“个体对网络信息获取和人际传播的高度自主性”,^[1]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以调动网络用户参与为特征的Web2.0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个人与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网络社群“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和强交互性的互动关系,为社群成员提供了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自主表达、信息传播的机会。对身处各种网络社群中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主体意识也因“技术赋权”得以强化,参与内容生产和实现个体自主性表达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2]网络社群中的大学生一方面可以获取海量多元的信息,甚至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所不掌握、不了解的信息,冲击和消解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建立在所谓知识、信息和教育资源“垄断”基础上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还获得了直接参与内容生产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并容易因其在某一领域或某个方面的专长特长、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的独有性或稀缺性以及朋辈身份的平等性而成为网络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对其他社群成员的思想行为所产生的引导、动员等作用影响有时并不亚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的作用。

3. 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引发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失声”

作为人们基于网络媒介结成的社会关系群体,网络社群除了技术属性,还具有鲜明的社交属性和人际传播属性,网络社群中的信息流动主要通过成员间的交流互动得以实现。去中介、去中心、去组织化的社群结构和传播模式,使网络社群中的话语环境呈现出一种“博弈环境”。这无疑会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话语权以及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等带来挑战。网络社群多以社会化网络媒介为载体、以“网缘”关系为基础实现人群聚合,网络社群成员通过信息获取与交换分享、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志同道合与价值认同等形成联系纽带,这种特定的媒介载体、关系属性就决定了在网络社群场域中的信息输入与输出方式呈现出超文本、即时性、多媒体化等特点,更多的是平等的对话式互动,网络话语的更新速度更快,话语表达更趋生活化、更具情境性,话语呈现形式也更为多元,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管齐下,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情绪性、情感性因素,甚至是对主流文化、传统权威的解构。

三、针对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的应对策略

网络社群在影响和改变大学生的网络生存样态和思想行为的同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发挥、教育过程实施和效果实现均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探寻应对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样态的教育策略,关键要透过网络社群的技术表征和工具特征看本质,基于对网络社群迅速崛起和迭代升级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原因的剖析,深刻理解网络社群的形成发展和大学生网络社群生存方式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层影响。

1. 推进阵地建设,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社群嵌入力

把准网络媒介发展趋势和学生用网特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建设始终是与互联网技术革新及网络媒介的迭代更新紧密关联的,网络媒介的推陈出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的建设

速度、技术水平、运维能力不断提出挑战。这种挑战的紧迫性不仅仅在于技术层面,更在于网络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创新,媒介形态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信息流动模式、话语表现形式、人际交流场域、思想意识形态、价值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改变。面对网络技术和网络媒介的发展变化,以及教育对象的用网新特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所作为,掌握主动权,积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新阵地,到大学生所在的网络社群中发挥作用,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网络空间的“缺场”,避免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形成教育“区隔”。只有真正进入大学生日常所在的网络社群中,主动融入他们的“朋友圈”,才有可能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和把握好他们的思想脉搏,才有可能与充斥在网络社群中纷繁复杂的众多信息“争夺”大学生的关注力,实现潜移默化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

建立现实信任关系,消解网络社群闭环的排他性。网络社群的形成基础是社群成员的需求以及他们基于一定的“共同之处”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融入大学生网络社群闭环,关键要从建立良好稳固的现实关系入手,把握他们的群体特征、个性特点和思想脉搏,主动关心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求所需,及时答疑解惑,提供实质性指导和帮助,以自身的专业权威性和情感上的真诚赢得认同、信任;主动关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特别是兴趣爱好、休闲娱乐方式,基于大学生日渐凸显的趣缘社交特点,找寻“共同点”或“交集”,以志趣相投或相近增进交往、减少代际差异,成为大学生的“陪伴者”、“见证者”和“领路人”。只有在与大学生的日常交流交往中先做足功课,投入感情,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走进大学生的“朋友圈”,成为大学生熟悉、信赖的良师益友,才能走进大学生的网络生活,成为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好友”,进而营造理性讨论、平等沟通的交流氛围,在关键事件或时间节点有效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或特殊舆情出现时进行有效的情绪疏导和思想沟通,正向引导网络社群的集体情绪和舆论走向。

2. 优化内容建设,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社群传播力

如今,网络社群越来越成为大学生获取、交换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如何让所供应的内容从网络社群中的海量多元信息中脱颖而出,真正进入大学生的视线范围,并吸引他们仔细阅读、认真消化,并愿意转发给更多的人共同分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优化大学生网络社群的“内容生产”供给侧,至关重要是增强内容供给与作为受众对象的大学生需求的关联度、契合度。在“内容生产”的前期阶段就充分了解网络社群的特点和社群成员的需求状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内容选题策划、主题设计,避免陷入内容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精心准备的内容“盛宴”无人问津、信息虽已发送却未被受众真正接受和认同的尴尬。主题设计要力求与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网络空间中的流行元素、大学生群体心理等多种因素有机结合,让内容主题既能够传情达意,又能够贴近人心,既能够产生先声夺人的效果,又能够具备持久吸引力。此外,还要注意及时回应大学生对于社会热点、校园事件的关切,以权威、专业的解读性内容供给有效引导网络舆论,防范无端猜忌、网络谣言流言、网络极端情绪,营造良好的网络社群舆论生态。此外,还要注意在网络社群场域中的话语转换,根据网络空间的语境特点,结合网络社群中大学生的话语表达和交流习惯,调整和转换话语方式,用更切合网络社群情境、更能吸引和感染大学生的话语来呈现相关教育内容,以激发大学生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群场域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3.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社群保障力

作为现实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分化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不同网络社群所代表的是其社群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社群成员间的关系看似松散又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纽带,极易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和舆情的“发酵地”。作为我国网民群体中的“主力人群”,青年大学生是网络社交应用平台竞相“争夺”的用户群体,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别有用心的势力试图“拉拢”的重点人群。除了熟人

圈子,大学生也会根据自身的兴趣和需求加入一些陌生人类型的网络社群,这类社群的成员构成复杂多元、鱼龙混杂,有的社群发起人的来历背景无从考证,社群内发布和分享的信息内容和思想价值取向均无法把控……这些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因此,高校要从维护网络安全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位来深刻理解完善网络社群管理制度重要性,始终绷紧网络安全这根弦,将国家网络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相关要求切实融入高校完善网络社群管理制度中。

探索推进网络社群分类指导和管理机制。一是落实“分类”。网络社群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其类型的多样性,也引发了网络社群场域思想舆论生态的多元多变,给网络社群舆论监管带来了工作难度。根据不同标准对数量繁多、性质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进行合理分类,有助于厘清工作思路,针对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特点、成员构成、舆论生态等进行各有侧重的分类指导和监管制度设计,提高网络社群指导和监管工作的可行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落实“指导”。要特别关注自发性较强的社群,以及处于自发阶段的社群活动,合理引导并创造条件推动其从自发性向自觉性发展转化。重点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和指导,帮助其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网络社群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形态更迭、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高对网络空间中纷繁多样的网络社群的形成原因、目的意图、性质特点、成员构成、交流内容等要素的分析甄别判断能力,提高网络社群化人际交往的能力,提高面对网络社群复杂思想舆论生态的应对处理能力,以及明确作为互联网群组成员的主体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参考文献:

- [1]张再兴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72.
- [2]喻国明,张超等.“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

本栏责任编辑 周家雅